

虞

初

志

任氏傳

虞初志八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崆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崆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崆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

峯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  
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  
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  
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  
眴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  
而徒俯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  
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  
之步今輟以相奉其得步從足矣相視

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昵鄭子  
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

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顧少

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

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

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子繫驢於門置

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二十餘與之承迎

即任氏婦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

更表理糝而幽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  
妍姿美儀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  
世所有將曉僕因去矣翹弟其名  
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  
乃約後期詣裝旣行及里門門未發  
門旁有胡火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  
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並人言鄭  
子指宿所必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

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被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秦荒及廢圃耳既歸見荃荃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

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遠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矣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矣

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同人間如某之  
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  
請之與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患忌  
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  
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

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  
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  
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



假用是時崆伯叔從役於四方山院什  
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請崆  
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  
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崆笑曰觀子  
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崆乃悉假  
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  
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呀汗洽崆迎問  
有之乎曰有問其容若何曰竒怪也天

下未嘗見之矣。崧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崧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崧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崧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崧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漂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

適黜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  
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  
無之崙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  
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閒崙拽出  
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崙愛之發  
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崙以刃制之方急  
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  
如是者數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

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  
抗而神色慘變崧問曰何色之不悅任  
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崧曰何謂  
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  
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  
其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其所稱慚  
者唯其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  
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

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粿可給  
不當至是釜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  
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釜  
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  
釜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舉  
步不常所止釜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  
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釜愛之  
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

氏知其愛已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其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儉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荃曰幸甚鄠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荃常悅之因問任氏

識之乎對曰是累表姊妹致之易耳旬  
餘果致之數月厥罷任氏曰市人易致  
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  
之願得盡智力焉蓋曰昨者寒食與二  
三千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縮張樂於  
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  
姿艷絕嘗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  
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蓋拜於席

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崋促問  
其計任氏願得雙釵以爲賂崋依給焉  
後二日任氏與崋方食而緬使蒼頭控  
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崋曰諧  
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  
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  
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  
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



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  
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  
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借送于任氏至則  
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釜以通之經月  
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向是遂絕他  
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毋六千乎  
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  
六千任氏曰有人鬻馬於市者馬之股

有珉可買以珉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  
牽馬求售珉在左服鄭子買以歸其妻  
昆弟見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  
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  
乃賣之有耐二萬鄭子不與一布盡曰  
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  
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  
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

弟襄而諾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登  
三萬旣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  
之卸馬疋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  
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  
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籍數則三年芻  
粟之估皆與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  
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金盞將  
買金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

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  
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又貴戚  
爲郎所竊且非人問所宜有者願速歸  
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  
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  
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  
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  
而夜寢於內方恨不得專其夕將走官

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回  
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歸居以遲  
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  
資助峯更與勸勉且詰其故任氏曰八  
月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  
俱鄭子譁惑也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  
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  
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

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  
遂衍峯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  
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  
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  
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  
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  
欬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  
鄭子隨走叫呼不能上里餘爲犬所獲

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  
記迴覩其馬齒草於路隔衣服悉委於  
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隼首  
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  
子還城釜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  
鄭子泣然對曰歿矣釜聞之驚動相持  
於室盡哀徐聞疾故釜問爲犬所害釜  
曰犬雖猛安能害人釜曰非人釜駭非

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鬣發瘞視之長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摠監使家甚富有擁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夫曆中旣濟居鍾陵嘗與峯遊屢言其事故知詳悉後峯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



焉遇暴不矢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  
有柔如者矣惜鄭坐非精人徒悅其色  
而不徵其情性向淵識之士必能操變  
化之理察人補之際著文章之美備要  
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臨惜哉建  
中二年旣濟自左拾遺於金吾將軍裴  
冀京兆少尹孫成江部郎中崔需右拾  
遺陸淳贊謫官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

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馬浮穎  
涉淮方舟公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  
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旣  
濟傳之以志異云

狐爲城社小獸而能知養生之理其  
爲男女變幻者不主於淫泆也意將  
藉真氣以自永如所謂坎離之術也  
故道家取其法曰演狐經夫人之與

仙本一階耳乃役神於聲色貨利以  
欺之蠢如狐者反知養生之理其亦  
可以自作矣然往往終膏鼎俎成者  
十無二三信乎魔障之恭易脫與予  
遊兩京得狐事數十擬聚而傳之姑  
先刻是說貽諸好事

蔣琛傳

吳人蔣琛精熟工經常教授於鄉里每  
秋冬於雲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  
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  
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剝腸之患旣在四  
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  
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  
冥聞波間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

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川瀆  
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魚舟以  
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  
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  
便得肆宵臆昔日恩遇常懷慙誠由斯  
而來糞簪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  
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  
龜鼉魚鼈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

爲城逼浪爲地闢三門坦通衢異怪千  
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宗衛如  
有所待續有蛟蜃數萬東西馳來乃噓  
氣爲樓室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  
座榻綉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  
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  
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  
雲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衝躍

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  
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  
不展覲五紀于茲雖魚鴈不絕爾笑言  
久曠勤金盛德衷腸怒然湖神曰我心  
亦如此揖讓次有老蛟前鳴曰安流王  
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  
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  
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自松江西江

而至二神迎于門設禮甚謹敘膾涼竟  
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  
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  
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  
禮宜躬親後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  
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  
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  
奉實父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



祠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  
爲江公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慙懷於是  
揖讓入門旣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  
王去城二里俄聞駢闐車馬聲則有綠  
衣玄冠者貌甚偉驅殿亦百數旣升階  
與主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  
來躬有服飾與容貌貌慘悴者僂僂而進  
方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

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憐  
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原曰湘江之孤魂  
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  
然吾聞穿七湘之箭不射籠中之鳥荆  
洪鍾之劒不割机上之肉且足下立吳  
霸越功成身退立筵於五湖之上輝映  
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名不敢以  
當盛意奉侍何今日戲謔於綺席特意

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割腐  
肉於机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  
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  
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  
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度河歌其詞  
曰濁波揚揚兮疑曉霧公無渡河兮公  
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苦  
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波沒沈屍深入苦

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黃沙兮  
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  
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  
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  
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  
宣言由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  
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  
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

眼之徒歟對自然屈曰予得朋矣於是  
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  
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  
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  
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  
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  
苦沈我天所覆不全首身寧金溢昨恨  
血箭徒漣漣誓將柔護波据牙之塚空

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  
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  
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  
憐容江神把酒太湘神起舞作歌曰白  
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  
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  
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身夜來渡江擁  
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

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  
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走宰邑  
之良目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涵利涵名  
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雲溪  
神歌曰山勢榮迴水脉分水光山色翠  
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  
君酒至雲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煙波按  
九嶽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燼境  
會夜宴詩曰浪闊波城秋氣涼沈沈水  
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  
百谷玉香裊碧雲飄綺席觥飛白壘灑  
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翠蒿莽死  
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并簡范詩曰  
珠光龍耀火燿燿夜接朝行宴渚官鳳  
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閑奏冷秋空論心



幸遇歸同文瑞分慙無輔佐功雲雨各  
飛真境後來堪波上起悲風厲大夫左  
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  
瑞兮患山鷄之雜飛玉溫溫以量器兮  
困砥缺之爭輝當後門之四闕首瑾嘉  
謨之重扉旣瑞器而無用矣宜昏暗之  
相微徒剗石以爲舟兮願涔流而我遺  
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奇

予于空闊兮靡群授之可衣血淋淋而  
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  
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晚  
晚兮川雲收棹歌四起兮悲風幽羈骸汨  
沒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  
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  
座頭是知貪名狗祿而隨世磨滅者雖  
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儕當鼎足之嘉

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  
羞金卮唾筆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  
曲無謂予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  
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  
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囂振夔夔  
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  
玉簫泠泠風瑤瑟含清商賢臻江湖叟  
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正頽綱

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  
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  
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濯滄浪侶  
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  
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杯  
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而波洶玄黃交戰  
兮吳無全龍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  
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

太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  
兮俾大江鼓怒其寃蹤所以鞭浪山而  
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予怫鬱之心育當  
靈境之良宴兮謬罇俎之相容擊蕭鼓  
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  
曉鼓之鼔鼔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  
地兮難相逢歌終雲郡城樓早鼓絕洞  
庭山寺晨鍾鳴而飄風勃興玄靈四起

波間車馬音猶合嘔頃之無所覩曙色  
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蔣琛傳終

蔣琛傳

十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語辛勤徃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聞自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乃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暄不知

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  
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  
濱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  
刮地。飛雪霏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洵  
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  
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  
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



下塢林月光微所辨佛廟自虛啓扉  
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地  
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  
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  
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  
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  
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使出村教  
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

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  
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  
露兼輟所藉菊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  
他計旣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  
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旣接恩  
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  
姓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  
國到此未幾房院踈蕪秀才卒降無以

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  
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  
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  
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  
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好  
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  
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  
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

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  
隅矣內其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  
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  
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  
若見著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  
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蠕蠕反且主  
然猶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  
人因請自虛姓石對曰進士成自虛自

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  
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  
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  
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  
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  
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  
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  
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文聚雪爲

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  
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  
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  
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  
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愕殆尤所  
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  
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之狀西望故國  
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

貧道舊時惡旬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

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

塵機機當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出

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

色而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

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且

夕羈羈當旅離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

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

謂解驥作解驥意在昔求脫兔昨晚出長樂坡

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

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

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

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

丈文宗在此敢畫醜拙邪自虛苦請曰

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

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



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日晚長川

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

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餓羈羈當餓情合座

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

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

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

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

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

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春彼名公悉至  
何謝免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  
去市肆苦遠夜文興餘杯燭固不可求  
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  
輩亦以觀心彙順謂敬尊之性而諸公  
羅宵無以充腹赦然何補高公曰吾聞  
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猶如八郎力濟生  
人動循軌轍文城猶士為已所長俱以

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

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何門而得離

火宅可用車中正對曰以愚所讚覆轂

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

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

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覺則佛

也如八郎旬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馮大

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

尚新製在小生來情實願觀寶和尚豈  
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是鄙之乎且  
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  
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  
秘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  
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  
違况老僧殘疾羸弱讀久廢章句之  
道本非所長却是未入無端挑抉吾短

然於病中儻有兩篇自述匪石能聽之  
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  
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  
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  
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  
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  
支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  
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

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  
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

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敗遊馳騁吾

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

地名苟家窟也諫雪有獻南州房一篇不覺詩

狂所攻輒汚泥高鑿再因吟詩曰愛此

飄飄六出公輕瓊浴舞長空當時正

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

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  
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  
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  
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  
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  
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今古注相去  
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  
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

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  
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  
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  
師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  
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  
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  
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  
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



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  
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  
敢不貽廣席一喙耳輒念三篇近詩云  
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  
赧首御樓前養聞形如木迎春質似泥  
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  
常懷紀涓恩欲知踈野態霜曉叫荒村  
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

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  
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  
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  
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  
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  
師文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  
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  
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

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穽生侯驚丞  
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  
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  
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  
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  
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  
喧厭靜好華揮霍典在結束勇於前驅  
謂般輕貨首隊頭廳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

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  
安用南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  
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  
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  
覺遲遲耳敬君走子今且請諸公不起  
介立略到胃家即廻不然便掠胃氏昆  
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  
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甚

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  
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  
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襍  
袂大怒曰天生苗介茲聞伯比之直下  
得姓於楚遠祖焚皇茹分二十族樞典  
配享至于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備黍何一敬  
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  
只合馴狎稚子寧守酒旗諛伺妖狐竊

脂眠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簿  
藝敬子謂我成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視  
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  
曰爲慙食肉豈恩深且晏蟠蜿卧錦衾  
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  
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  
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  
瓠裒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垂闊也

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  
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  
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  
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  
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因  
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  
虛相見初禮禮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  
曰胃藏第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

瓠又巡座云令弟令弟介立乃於廣衆  
延譽賈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于名  
族上參刻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  
水實貫英府弟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  
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  
聞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  
欲出口吻先增慙恠今不得已塵濟諸  
賢耳目詩曰烏巢是家川周王昔獲賢



一從離子邕

鳳鬼皆變為螭也

應見海蔡田介

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  
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  
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  
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  
佳什不暇自念已文但白諸公清才綺  
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  
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公不告而退

何也僑馬對曰朱公世興炮氏爲讎惡  
聞發禱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  
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  
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  
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  
無德而發斯義也去文不才示有兩篇  
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狻  
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路當遠

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飢鷹脯肉願曾無  
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  
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  
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此臍論  
然聲蓋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  
窓臊穢捻鼻雖宰颯如有動者而厲聲  
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  
前捫攫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

驚聽被雪馬則斲草而立遲疑間曉色  
已辨辨物矣乃於屋壁西北有橐馳一  
船腹跪足偃耳齒口自虛覺夜來之異  
得以通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  
瘠鳥驢連脊有廢破二處白毛茁然將  
滿舉視屋之北楹微若振迅有物乃見  
一老鷄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比  
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

泥土曾以麥麩之長者積于其間見一  
太駁猶兒眠于土咫尺內有盛餉由漿  
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  
蹴之果獲二刺蝟然則動自虛周求  
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  
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  
經柴攔舊圃覩一牛蹄雪斲草次此不  
百餘步闔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

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  
狀甚異脾覬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  
叟闢荆扉晨興闢徑雪自虛駐馬訊焉  
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  
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  
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  
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  
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

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  
任前去其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  
之亦不羈絆皮欄中脊牛皆莊家所畜  
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  
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  
卒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  
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  
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偶者數日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  
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  
長樂悉平諸洞采入深阻紇妻織自甚  
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  
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  
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  
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  
迷悶不可尋遂追明絕無其跡紇大憤  
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且往四遐  
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  
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  
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

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樓野食又旬餘遠  
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  
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  
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糾纏  
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  
綠蕪豐軟如毯清迥砒寂杳然殊境東  
向右門有婦人數十幘服鮮澤嬉遊歌  
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

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  
闕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  
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  
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  
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  
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  
夫操兵不能制也棄其未返宜速避之

但求美酒兩斛食六十頭麻數十斤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  
早以十日爲期因從之去紇亦遽退遂  
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  
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  
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  
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

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  
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  
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  
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  
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

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  
頭顧人感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  
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  
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而  
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  
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

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  
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  
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  
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  
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  
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卽歎然而逝。奉書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踴戲一夕。皆周末寤寐言語。滄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猴獮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



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  
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  
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  
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  
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  
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恣善愛其子  
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  
文學善書知名於時